

1971年—1976年

教育战线斗争大事记

(初稿) _____

一九七七年一月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〇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下半年起全国高等学校开始陆续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教育战线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社会主义的新型教育制度开始在斗争中形成发展。“四人帮”贪天之功为己有，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为自己脸上贴金。七〇年第十二期《红旗》上刊登的《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就是把“四人帮”打扮成教育革命指导者的一个典型。

七一年四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周总理直接领导下举行的。会上强调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七月，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毛主席批示：“同意”，发至全国。“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死党徐景贤等人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前，大肆散布“十七年来教育战线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形而上学观点，一笔抹煞解放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阳光照耀到教育战线的事实。《纪要》传达后，他们还文过饰非地说，自己的提法精神与《纪要》是一致的，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人物。

一月：

1日：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发表了毛主席指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4日：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召开。张春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党内情况是这样，当前的主要倾向是经验主义。”并挖苦工人“大字不识，工资七十”。

三月：

《红旗》杂志发表《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等一组文章，开始不点名地批判陈伯达。

为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红旗》杂志发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文中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15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毛主席亲自批准在北京召开。

六月：

《红旗》杂志发表教育革命专辑，主要介绍了全国大中小学教育革命经验。《编者的话》中指出：这些经验说明了在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形成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好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①政治和业务；②领导和群众，团结和斗争；③破和立，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和编写新教材；④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⑤理论和实践，书本知识和三大革命运动实际知识；⑥对三结合教师队伍的使用和改造、培养；⑦普及和提高；⑧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校和国家支援；⑨课堂和社会、校内和校外；⑩教育战线的革命和其它各条战线的革命。

七月：

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27日通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文化大革命五年来教育革命的经验，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出了方向。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大学教育革命，对中小学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个《关于当前中小学教育革命中几个问题的意见》，没作正式文件传达，供各地参考。《意见》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也提出了认真上好文化课和打好基础等观点。

八月：

各报开始不点名地批判陈伯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徐景贤在上海文化广场传达中央三个会议精神时的讲话，举出“大娘”写成“大狼”、“上调”写成“上吊”等错别字的例

子，说明文化知识质量下降。

九月：

13日：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仓惶出逃，自我爆炸。

13日：《文汇报》登载同济大学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情况调查。18日：登载中国五·七中学加强对原有教师队伍的政治思想建设的文章，反映了要注意落实政策的倾向。

十月——十一月：

《红旗》第十期刊登钟慎文章《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胜利前进》，全面批判陈伯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同时又发表了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文章《努力学会领导学校工作》，提出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政策性问题。

一九七二年

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批修整风运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积极投入运动。在文教战线上，广大师生认真学习马列，贯彻《纪要》，总结教育革命经验，批判林彪宣扬的“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的谬论，及其大搞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的罪行，努力划清“智育第一”与“为革命学文化”、“教师中心”与“发挥教师作用”、“课堂中心”与“必要的课堂教学”、“书本中心”与“认真读书”等一系列教育革命中重要问题的路线是非界限。但“四人帮”反党集团竭力干扰和破坏批林整风运动，打着批判林彪路线极右实质的幌子，不准批判林彪路线大搞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罪行，还把落实政策污蔑为右倾复辟势力的回潮。他们以讨论周培源同志文章为名，挑起一场关于如何对待基础理论、如何看待教育质量的论战，把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接着又以批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等复辟思潮为名，继续在教育战线上大肆宣扬

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破坏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贯彻，再次把人们思想搅乱。他们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干的却是大反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教唆、支持流氓阿飞犯罪等反革命勾当。

一月：

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文中发表了毛主席指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就要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社论中指出：新的一年，要继续深入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思想路线教育和斗、批、修任务结合起来，要分析情况、总结经验、研究政策、全面规划，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好地符合客观实际。

二月：

6日：《文汇报》报导虹口中学孙成教师的先进事迹《朝气蓬勃地战斗在教育战线上》。文章中批判“教师倒持论”，指出要划清“教师中心”与“发挥教师作用”的界线，“课堂中心”与“必要的课堂教学”的界线，“书本中心”与“认真读书”的界线，“智育第一”与“业务上的严要求”的界线，“对学生的管、卡、压”与“必要的管理考核制度”的界线。

四月：

《红旗》发表《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文章。同期刊登郭沫若同志的一篇通信《怎样看待群众中新流行的简化字？》和五篇来信摘登：《关于要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的讨论》。

五月：

23日：两报一刊发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胜利》社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提出要排除形形色色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抓落實党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还提出要贯彻双百方针。

26日：《文汇报》报导建平中学《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路线的必要措施，建立合理规章制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提出这个学校71年以来，先后建立了《教师工作制度》、《学生考勤制度》、《各课、进修、教研制度》、《考试评分制度》等，以后在反七二年回潮风时，建平中学被作为复辟典型批判。

六月：

24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学员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

25日：杨振宁到京。

27日—7月1日：举行上海市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会上介绍同济大学五七公社以典型产品组织教学、复旦文科以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的经验，把结合典型产品组织教学作为“唯一”的教学方法。

七月：

1日：《红旗》杂志登载上海外语学院《编写外语教材的一些体会》一文，就教材工作中关于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批判与继承三问题，提出看法。

2日：周总理接见杨振宁时讲：杨先生说我们理论太贫乏了，也不与人交流，说得有道理，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又说：你在美国的那篇讲话，毛主席马上指示登在我们的参考上。

14日：周总理作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批示：

杨振宁博士看了北大和物理研究所，觉得我们的基础理论差，研究到的基础学科也不牢，希望我们提倡一下。他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我今天向这个周博士（指周培源）将一军，请他提倡一下理论。

周总理接着问周培源：你们北大的基础理论很差，到底是怎么回事？又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

掉。杨振宁很重视理论，主席很称赞，你们要拿出有效办法来。

后周总理又批示：科学院急须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并要周培源写一篇文章，对大学理科工作推动一下。

20日：周培源写给总理信件：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理论研究这么落后，我认为有以下原因：

一、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的理论缺乏具体指导。

56年前订的“×年规划”第五十六项任务（自然科学中重大理论问题，这是你指示我们订的）和基础学科规划（×年规划，63年订）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在1962年的十条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抓了三十二个××，也没有做，更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三十二个××基本上都垮了。

二、科学院、科研所应注意基础科学的研究，但据我了解，如物理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力量化在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工作，做完就完了，并没有做到象预计的那样，以任务带科学，把科学带动起来，这在其他所可能也有。

三、高等学校中，科学研究反复得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坚持做出成绩。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是基础理论的研究，科学院也这样，以北大为例，老中教师不敢搞，也怕搞理论。怕短时间搞不出，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教师中对基础理论没有认识，在你7月14日晚对北大批示向北大党委传达后，理科教师很激动，感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表示要搞好工作，理科教研组要做些调查研究，我感到要使我我国基础理论赶上去，关键在领导。是否可使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理论工作。其中包括大学的

研究工作，必须发动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理论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全国科学界对全国科技会议寄予极大的期望。我希望能有些觉悟较高、并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参加，让他们参加会议，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同志还是比较多的，他们一定会对会议作出贡献。

以上看法，供你参考。

周培源

72.7.20.”

23日，周总理又作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批示：

郭老、西尧、××、国钰、××、秦力生同志：

把周培源同志的信和我的批件加你们批请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依据，在科研所、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真实实施，不要象浮云一样，过去了就忘了。

《红旗》第七期发表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文章《我们是怎样结合社会调查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提出要根据现实斗争和教学的需要确定调查题目，以学为主，有计划地进行教学，点面结合，全面掌握课程内容的经验。

八月：

3日：《人民日报》发表天津教育局文章《切实加强党委对教学领域革命的领导》，批判林彪路线对教育战线的破坏，他们在“突出政治”的幌子下贩卖资产阶级政治，大搞形式主义，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用“立竿见影”、以干代学，破坏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及在批判与继承问题上的虚无主义。提出要划清以学为主、提高教育质量与智育第一的界限；为革命钻研业务、练好基本功和业务挂帅、个人奋斗的界限；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形式主义、兼学别样和以干代学、发挥教师作用和教师中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厚古薄今、崇洋媚外，注意青少年特点和培养修

正主义苗子的界限。

九月：

《红旗》发表“总结实践经验，搞好教育革命”专栏：

清华大学：《怎样使学员学得生动活泼，学得主动？》

大连工学院：《形象化教学与培养科学抽象能力》

北京大学：《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

上海吴松中学：《发挥“教”和“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十月：

两报一刊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社论，指出批修整风是头等大事，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线，全面地落实各项政策。文章指出，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

《红旗》发表清华大学《继续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文章。并发表《大家都来关心青年的成长》一文，作为关于重视对青少年思想工作专题讨论的结束。

2日：总理接见李政道时讲：你提到劳动，有的在毕业后劳动一段，有的直接升学，这两个办法是并行的，符合主席的两条腿走路。大多数劳动两年上大学，少数直接升学，边学习、边劳动。我们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提高指导下普及，普及基础上提高。

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提出综合大学理科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设置专业中……不能把理论联系实际仅仅理解为满足当前的需要，……对一些比较抽象的、目前还没有用上的专业处理要慎重，不宜急于取消。

二、理科的专业设置仍宜按学科而不宜按产品区分……在学

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

三、总结广大群众在工农业生产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开展理论性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促进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重要措施，是教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可以办短训班、进修班、科学工作站等等，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此文原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清样打出后送张春桥，张看后说：“还是听听上海意见吧！”可是在《人民日报》记者到上海之前，朱永嘉先在复旦召集部分教师打招呼，统一口径。张春桥在一次会上讲：“现在有人拿著名物理学家压我们，我们也可以用马克思的话来压他们。”姚文元说：“基础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最基础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

徐景贤、朱永嘉等也跟着叫嚣：“周培源的文章是复辟回潮的信号。”为了造舆论，他们篡改毛主席指示，毛主席托人转告周培源，说对他的文章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朱永嘉对下只讲毛主席说有人反对周培源文章。后来写作组的头头说：“周培源小角色，算个啥，还挂不上号。”

16日：张春桥在上海一次团的工作座谈会上对青年说：“不能讲青少年抽烟就不行了，我也抽烟。讨论抽烟好不好，一百年也讨论不出结论。”

29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怀来县沙城中学支部《分清路线是非，狠抓教学质量》一文。文中说，工人、贫下中农普遍反映：“近年来毕业生政治觉悟高，劳动好，就是科学文化知识少一些。”提出，中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应以课堂教学、书本知识为主，保证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练好基本功，要批判地吸收过去教育制度、恢复试行“考勤、教学考核、升留级、学工学农、评教评学”等制度。

十一月，

2日：《文汇报》发表师大物理系宓子宏等文章《怎样编好基础课教材》，编者加了按语提出：欢迎大家围绕如何加强基础课开展讨论，各抒己见。朱永嘉一伙把此文作“靶子”，立即授意复旦哲学系写批判文章，来势凶猛，反应迅速。事后又要师大党委找写文章的同志个别谈话、安抚。他们的真意是借反对周培源攻击周总理。十一月的《人民画报》刊登《章士钊的文史专著〈柳文指要〉》及照片。在文中指出：研究柳宗元的思想与作品是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九十二岁的章士钊先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对柳宗元及其著作进行了长期研究，不久前完成了这部专著，受到了周总理的赞扬。

5日：张春桥在关于召开市第六次团代会问题的座谈会上说：“学生中没有一个是‘三好’的，一个青年总有缺点，如身体好，（对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同志）你的眼睛就不行。身体真好？学习好，学习中总有缺点，好了没有缺点，坏的没有好的？这是形而上学，我看评三好不太好，还是一分为二好。”张春桥还说“青年调皮捣蛋一点，我们觉得有希望。有些老年吃了饭不干事。”

10日：上海举行中小学教材会议。徐景贤讲话中在提到学生错别字时，借题发挥，说章士钊以前经常指责青年文理不通，对青年管卡压，人家给他取了“老虎总长”的外号。

还讲到“现在有人大叫基础理论知识太差了，有人在那里发表文章出书，不要认为报上的东西全部都是正确的。”

“什么是基础理论、基础知识？最基础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现在给一些叫嚷基础的人搞昏了。”

十一月份，朱永嘉在师大教育系干训班上讲：前一时期刮出

一股“抢救理科”风，说明教育战线上坚定战士不多。上海基本观点是跟毛主席走的。理论联系实际都较对。

12日：《文汇报》发表《九斤老太的哲学》（闻平）攻击有人“对新时世不满，对旧时世怀恋。”

19日：《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进一步掌握批修整风的理论武器》文中，提出什么“要反对经验主义的倾向，只有彻底克服经验主义，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普及全党”。

20日—22日：上海市筹备第六次团代会议。十月一日晚，上海南京路一带发生流氓阿飞破坏国庆活动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广大群众强烈的义愤，要求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但张春桥却在团代会上称赞参加打群架的流氓阿飞，说什么“我想这样的青年可能有长处，打起仗来很勇敢，当解放军上前线，受重伤不下火线”。

张春桥还把自己打扮成新生事物的创造者，说什么：“红卫兵是我们创造的，共青团还是从苏联学来的。”

22日：《文汇报》发表机械学院章祖铭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基础的理论》。

同济大学“五·七公社”老工人班学员文章《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学得主动、活泼》。

25日：《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学员文章《打什么基础理论？》

以上几篇文章都被“四人帮”利用来围攻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

26日：徐景贤在华东教材筹备会议上讲：“这场运动（指教育革命）大部分人不舒畅就成功了（对知识分子而言），而如果大部分人都舒畅了就失败了。”“虽然有的地方让知识分子发表文章，但是有些文章以后还要批判的，不能搞得人人高兴，否则就成了无差别境界了。”

十二月，

1日：《文汇报》发表培光中学党支部文章《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我们做好学生思想工作》。

3日《文汇报》发表徐景贤秘书以姚青新的笔名写的《要坚持革命，还是要倒退？》文章，指名攻击章士钊。并把当时对教育质量、学生知识质量和思想教育上一些问题的议论，统统扣上“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帽子，是“复辟思潮”。当编辑向王成龙提出周总理表扬过章士钊，《人民画报》登过章士钊的照片，还有介绍，我们报纸点名批判好不好时，王成龙回答：“谁知道《人民画报》属于哪一家？”后来王成龙还特别关照：“这篇文章有来头，你们不要改动。”

3日：《文汇报》发表上棉六厂《用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工人》的经验，并有短评《一个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好经验》。

22日：《文汇报》发表达丰铸造厂《我们怎样引导青年蓬勃向上》经验。

29日：《文汇报》上刊登《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调查》。

以上三个经验的发表都是为了证明上海市委的工作是一贯正确的，青少年教育工作是抓得好的，用以对抗群众对青少年教育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批评。

一九七三年

年初，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新年献词》。文中指出：“批修整风，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风。”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刘少奇一类骗子，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八月份，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隆重举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清算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可是，“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

论工具和文教部门的领导权，继续搞假批林不批林，在教育领域“拣石头打人”，树立了张铁生这样的所谓“反潮流”标兵，继续挥舞批判所谓“复旧势力”的大棒；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利用教育阵地为其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与此同时，他们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观点肆意歪曲、篡改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搞得教育战线上的广大群众无所适从，思想混乱，严重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深入与巩固。

一月：

1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新年献词》

“四人帮”在一月号《红旗》上刊登了舒立的文章《微积分的理论是怎么来的？》以研究数学史为名，继续围攻周培源同志。

5日：《文汇报》登载《坚持走“以社会为工厂”的道路——北京大学文科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

6日：《文汇报》发表市二中学红卫兵郑菊写给党支部批评教学中存在唯心主义观点的一封信。并加了按语，按语中写道：这封信“有力地批判了那种‘九斤老太’式人物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论调”。借此挑起学生同教师的对立。

8日：《文汇报》登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复旦大学“五七”文科试点班改革教学方法的调查，有一小标题是“结合战斗任务组织教学”。

二月：

21日：《湖南日报》发表湘剧《园丁之歌》剧本。此剧是根据长沙碧湘街小学的一个群众文艺节目改编的小戏，深受群众欢迎。

三月：

15日：《湖南日报》在报导湖南省文艺调演的报导中，突出赞扬《园丁之歌》，指出此戏前后修改三十多次，省市许多领导亲自参加讨论，一起动笔修改。此后，在华国锋同志亲切关怀

下，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

16日：《文汇报》根据朱永鼎的指示，发表长篇报导《小夏在黄陵》，写了编者按，提出：“我们发表这篇通讯的目的，是想从小夏的经历中得到启发，讨论一下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上的一些问题。”接着强令全市中小学开展讨论，批判教育领域的所谓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继续搞所谓反“复旧”。

五月：

24日：周总理看望章士钊。

25日：新华社报导章士钊前往香港探亲，由北京乘专机抵达香港。可见，总理前一段表扬章士钊并亲自看望，都是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八月份章士钊在港逝世，毛主席送了花圈，总理在唁电中对章的评价是“二十多年来行严先生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为国家统一大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四人帮”却大唱反调，批判章士钊，造成恶劣影响，破坏统战工作。

六月：

7日：《解放日报》开展了《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学生知识质量的讨论》，围绕着对崇明县民本中学学生杨鼎农基考试的评分问题开展争论。继续批判“传统观点”，片面强调掌握实践知识。

7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讨论总结文章《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看待知识质量》。

七月：

19日：《辽宁日报》在毛远新的指使下，采用极其卑劣的手法，捏造了一个所谓张铁生“反潮流”的事迹，用突出的地位加以报导，题目是《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在编者按语中写道：

“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四人帮”拣起这块石头，主要是为了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国务院的另外一些革命领导同志，破坏社会主义招生制度的完善，破

坏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贯彻。

八月：

2日：《文汇报》转载《辽宁日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报导和按语，又加了编者按语：“希望各条战线的同志都来议论一下这个问题”，在上海发动了“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的讨论。

10日：《人民日报》转载《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和张铁生的信，同时在8月号的《红旗》上发表了《改革大学招生制度的深远意义》，批判旧招生制度的“回潮”。

24日—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28日晚：江青看《园丁之歌》送审样片时说：“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讲成教师、知识分子呢？”“‘没文化怎能担革命重担来承当’这句话问题就更大了，简直是反攻倒算”。

29日：全国报纸开始发表十大新闻公报和文件。《文汇报》九月一日刊登十大政治报告和周总理做报告的照片。九月二日，刊登修改党章的报告及王洪文做报告的照片。当时《文汇报》的负责人王成龙竟故意把周总理的照片登得比王洪文的小，而且光线灰暗。马天水宣扬什么“十大政治报告是春桥同志起草的”，借此吹捧张春桥，贬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十一月：

21日：按徐景贤、朱永嘉的意图，精心炮制的上海师大毕业生刘丽华的一份谈话纪录在《文汇报》发表，并加编者按，要求全市各条战线对此广泛讨论。编者按中不提批林批修，大反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智育第一，影射、攻击总理，和张铁生的一份答卷南北遥相呼应。

为了炮制这份谈话纪录，徐景贤曾多次窜到师大，说什么“要惜贵方一块宝地”、“向一潭死水的教育战线掷下一块石头”。

其势十分猖狂。

与此同时，“四人帮”在北京的死党迟群、谢静宜，也在清华、北大借口贯彻“十大”精神，大搞所谓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运动，抓“右派”。别有用心地提出：这股复辟势力“有的被群众称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的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

25日：《文汇报》又根据徐景贤、朱永嘉等人的指使，用头版整个版面刊登敬业中学学习“刘丽华谈话纪录”，批判“智育第一”，坚持与传统势力作斗争的报导，题为《敬业园里卷巨澜》。

十二月：

28日：《人民日报》转载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报导了小学五年级红小兵黄帅所谓“反潮流”的事迹，并加了编者按。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运动一开始，“四人帮”背着毛主席搞“三箭齐发”，到处送材料，搞试点，作报告，写“批示”，转移运动的目标，他们借批林批孔之名，打着学、批、联的幌子，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他们借评法批儒为自己树碑立传，大搞借古讽今的反革命勾当。在教育战线，他们继续大反所谓“右倾复辟思潮”，掀起批判《园丁之歌》的恶浪，借批戏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主席，整其他革命领导同志，篡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破坏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矛头指向广大教师。他们还对抗毛主席的一系列教育革命的指示，自成体系，另搞一套，发批示，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这一年，毛主席